

〈新年的日子〉

鐵欄杆切割的窗外，有幾聲稀稀疏疏的鳥鳴。空氣好似額前的汗珠一樣，透亮，卻黏答答的，垂死在昏沈的午後裡。

嗚——咕嗚——咕嗚——的長嘯，混雜著遠方貓頭鷹叫聲。我的思緒被輕輕劃開，翻滾著懶洋洋的睡意，還交雜纏亂的靈感和碎語。從左邊，輾轉到右側。一個不情願的我終於爬了起來，腰間的筋骨都快像天穹裡面絲絲點點的白雲一樣散了開，勉強坐挺。我鼓鼓胸膛，吸進來連續不斷的濕氣，著實悶熱。時間已經不早了，只好努力讓自己從混沌不清的夢境裡醒來。天空是珠灰的，輕蒙上一層淡淡的藍。

睡鋪旁邊還亂亂堆了昨天晚上寒假作業的殘骸。一格格的作文紙爬滿了凌亂的筆跡，還有著一點張愛玲的〈私語〉和〈傾城之戀〉的影子。頁與頁之間，夾著蜷曲的髮絲，很是隨性。大過年的，寫什麼作業呢。縱使是我再喜歡的，一概像是蒙上了灰塵的手鐲子，光澤跑去隱世了起來，躺在那裡不讓人有精神去戴它。

此刻特別的寧靜。似乎是因為爺爺午睡還沒醒來，奶奶依然在廚房裡忙碌著。姑姑和爸爸、表姐、弟弟都上樓去了。留我一個人，享用著獨處的時刻，才有多餘的心力可以敲敲鍵盤。

這是我喜歡的空間。這份寧靜，很是熟悉，充滿著舒坦，還有藏在歡鬧背後一點點的傷悲。

其實每年的農曆新年都差不多，外頭總熱熱鬧鬧，散著洋紅色的喜氣。過年期間，總把南南北北的親戚召集到一起。各自把經歷了一年釀造的生活瑣事口沫橫飛一番，把他的八卦說嘴成我的八卦，再一傳十、十傳百的，熱鬧一波，接著再一齊仰天大笑，活絡彼此之間的感情。我媽最喜歡跟我表姐聊天了。我還沒出生的時候他們就開始了，直到現在。大學的生活裡幾個朋友誰劈腿了，跟家長又發生誤會了，哪位優秀的年輕人拿到了什麼學位……我媽總是聽的津津有味，似乎她是從小就受外公的俏皮個性影響吧。但那些八卦對我來說，卻好似漫天飛過整片的烏鴉，鼓翅低鳴。

我一個人房間裡，門外正對面的衣櫃輕飄飄的拉出一股腦樟腦味道，拉出去年這個時候的時間。那時候我還在準備考高中，整個過年陰沉沉的。假期只是飄來的一朵雲，吸飽了水氣，乘不上也趕不走。記憶中的那年，一直是暗暗的、

灰灰的；也許，是因為只有墨色的新年才屬於考生吧。我在那年清靜之下，第一次感受到南方的微涼。不過，除了考試的沈重所萌生的清靜，我還感受的到，自從外公悄悄的先帶走了一片笑靨後，初二回去外婆家，就突然變得沈寂了許多。

我記得當我還小一點的時候，在高雄待個幾天，便北上台北找外公外婆。坐在後座久了，蜷縮的肩膀也差不多定了形，不過窗外呼嘯過去的風景鬧哄哄的，縱使身體再怎麼僵硬，心情卻是輕鬆的，一下子就沉入夢境裡。休息站下車，總是擁來一陣熱浪，常常燒得我沒辦法吸氣。我弟總是會跟我咕嚕東咕嚕西，常常夾雜著對南部的訕笑。我知道這不對，但是嘻嘻鬧鬧之間，我們彷彿都成了晴空裡一絲輕飄的雲霧，甚是快活。

離開高雄的爺爺奶奶家，從南部北上順勢打包了冬天的暖陽帶給外公外婆拜年。媽媽是獨生女，在外公外婆家的感覺和高雄是不大一樣的。外公特別幽默風趣，微微上揚的嘴角夾著酒窩，連歲月也無法侵蝕他的玉樹臨風。他喜歡吹口琴，悠揚的樂聲每次都拉得長長的，卻鏗鏘有聲，呼——呼——劃過我的腦海。我從來不擔心繼續聽下去，會有寒假作業來不及寫。外公在，全家在一起聊天、聽音樂，氣氛總是和諧，而且心安。像是鋪上一層粉紅，陶醉在斑斕的琴聲中。

大家總會采烈的歡呼鼓掌，我也很沈迷。每年見到外公，他都會吹幾首。後來我大了，有時候帶書回去讀，書房裡，繞過牆來，還是有悅耳的琴聲和媽媽外婆的笑聲。弟弟上了小學，我也升上中學，自是越來越繁忙。有時候媽媽陪弟弟，希望他超修，修得越多越好。有時候則是自從手機發明出來後，家人各自把靈魂塞進屏幕裡，雖然也是歡笑，但凝聚在同一個空間的時光卻漸漸短了。

最後一次我再聽到外公的口琴聲，已經是外公外婆搬家到高雄的時候。夜晚蕭蕭的風，與絲線般的音符織在一塊。外公躺在沙發上，一點微顫，手還是挪動著琴。大家笑的好快樂，每個人的臉頰都是透亮的紅，和雀躍的音符一樣喜氣。最後的這首曲子，是在爸爸錄影之下，成為最後的回憶。那段旋律變得好長、好長。不停的在腦裡重播了好久、好久……

再去探望外公吧！我坐在後座，車窗外被金色的斜陽抹得糊在一起。側臉貼在玻璃上，好像能聽見什麼般，讓外頭的溫度拓印到皮膚上。輕輕晃動的車身，攪動著懶洋洋的睡意。外婆依舊和媽媽繼續津津樂道的聊著昨天、聊著上個月、聊著去年。電線桿上幾群麻雀漫點在黃澄澄的天，我彷彿聽見屬於南方冬季的悠閒。

今年，好像又消退了一些沈寂，媽媽微笑著。我放開牽著外婆的手，緩緩合起手掌。抬頭看著外公的照片，耳邊悄悄響起綿長的琴聲，在記憶裡，在這裡，

他一直就是那樣的微笑著。

走在西子灣的長堤，幾片清脆的風帶著南台灣的氣息，環繞著我們。外婆穿著薄長袖上衣，竟然說了一句天氣冷。我們都咯咯咯地笑著。「外婆，你快讓高雄給同化了呀！」她笑而不答，似乎那年台北厚重的寒冬已被南台灣的豔陽給驅散，她接受了高雄，也把台北的一切留在新家的閣樓裡。

我回到冬風冷冽的新竹，拖著沉沉的疲倦。今年，我還是積累了一本又一本厚重的書，上了高中後的寒假作業更沒有放過我。不過，我待在自己所擁有的小空間，讓我還能享受這寧靜的傍晚。夜漸漸深了，嗚嗚作響的風，穿梭在我的思緒間，拉扯飛逝的分秒。我敲著鍵盤，敲著「新年的日子」。

鍵盤音更倉促了；長大，時間更倉促了。